

# 沸腾的群山

李云德  
|| 著

朝内166人文文库  
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文学出版社



013035626

I247.51  
29-3



沸腾的群山

李云德  
|| 著



I247.51  
29-3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沸腾的群山/李云德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 166 人文文库.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24-3

I. ①沸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1893 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9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25 插页 3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1971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24-3

定 价 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副营长焦昆带领两连解放军，开赴辽南孤鹰岭矿。

阴云遮住太阳，如烟似雾的暮色笼罩着山野。峰峦起伏、蜿蜒连绵的群山，争雄似的一座比一座高。峻峭的孤鹰岭，青虚虚地高耸于群山之巅。岭上光秃秃的，乱石丛立，峭壁连片，最高峰上有块褐色大石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只蹲着的雄鹰。

焦昆对这个矿山很熟，六年前他曾在这里呆过。在前，他在农村铁匠炉学打铁，因为受不了小业主的气，跑到孤鹰岭矿来当矿工。那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解放区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把解放区的一些青壮年押到矿山做苦工，当地群众称呼他们为“特殊工人”。焦昆在矿山接触过这些“特殊工人”，了解了一些革命道理和解放区人民的生活，因此对日寇和汉奸把头的残酷压榨强烈不满。有一天，他乘机殴打了大把头金大马棒，逃出矿山，到胶东参加了八路军。此刻，他望着石峰，内心充满了喜悦，他想：日寇已经滚蛋，蒋匪军也逃走了，矿山终于归到了人民的手里。

拐过山脚，整个矿山都展现在眼前了。六年了，矿山没有改变，石峰仍然高耸，人工开劈的峭壁还是那么几片，洞子也没有增加，只是山上生长了一些灌木丛。但是沿山麓的建筑都垮了，厂房也已大部分倒塌，成片的房屋揭了盖，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破砖烂瓦，蒿草丛生，荒荒凉凉的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破小火车头和破矿车，没在蒿草里，只露出些铁锈斑斑的头脚。建筑在石崖上的栈桥，只剩下个铁架子，孤零零地耸立着。

焦昆望着矿里的荒凉景象，原有的那种喜悦心情完全消失了，真没想到矿山被破坏得这样惨。

队伍接近矿山了。焦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派出一个班前去侦察，其余战士在原地休息。这时，他看见沿着山麓小道走来两个人。头里是个老头，披着破大衣，戴一顶破棉帽，背着工具箱。跟在后面的是个年轻人，扛着口袋。他看出这两个人像是矿工，便迎前几步，问：“老乡，你们是哪里的？”

老头高声回答：“孤鹰岭矿的矿工！”

焦昆听说他们是孤鹰岭矿的矿工，心里很高兴，又往前迎几步问：“老乡，矿里还有蒋匪军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在昨天上午都跑光啦！”老头加快了脚步，边走边说：“那些王八蛋都是属兔子的，胆小腿长，听说解放军打来了，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跑啦！”老头来到部队跟前，热情地向战士们打招呼：“同志们辛苦啦！”

战士们说：“不辛苦，老乡们好！”

“好啊！”老头的二儿子在前年参加了军，所以他对战士们更加亲热，满脸堆笑地走上前说：“自从前年八路军离开矿山，我们就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天天盼，这回可把你们给盼来了！国民党那些坏种在矿里这段时间，可把我们坑苦啦！”

焦昆打量着老头，见他有五十多岁，瘦削的脸膛，高鼻梁，嘴巴上一把短胡髭，两眼闪着兴奋的光芒，一口山东腔，爽爽朗朗的。他觉得这位老矿工有些面熟，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，打量了一阵，试探地问：“你贵姓？”

“姓苏。”老头也禁不住打量焦昆一眼。

焦昆忽然想起来，这老头是老矿工苏福顺，便兴奋地一把抓住老头的手，紧紧握着说：“苏师傅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苏福顺一愣，后退一步，上下打量着焦昆。是他，高高的个子，红润的脸膛，重眉下衬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，额上有一块伤疤，

穿着一套崭新的黄军装，腰间系着宽皮带，英气勃勃的。他惊喜得拍了焦昆一掌，说：“哎呀，是你呀！真没有想到，瞧你的变化多大，跟当年比，简直成了两个人，叫我怎么认识呢！”

焦昆笑着说：“那时候我是个苦力，现在是解放军啦！”

苏福顺打量着焦昆，说：“见到你，真叫人高兴！自从你在黑石沟暴打金大马棒以后，我听到响了一阵枪，就很为你担心，不知你是不是逃走了。后来林大柱的姑娘秋妹悄悄告诉我说，你藏在林家养过伤，没等好利索就走了。以后就没有听到你的信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想不到我还活着。”焦昆哈哈大笑，拍了老苏一下说：“我还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那些法西斯可完蛋啦！”

苏福顺赞叹地说：“真有你的，有两下子，英雄！”

年轻人听说他就是焦昆，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几年来，他没少听人讲痛打金大马棒的故事。焦昆在他的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早就想认识他。眼前的焦昆，果然很英武。

焦昆被年轻人看得不好意思，向苏福顺问：“这位是谁？”

苏福顺指着年轻人介绍说：“是我的大儿子万春。我们爷们都是矿工，指望着矿山吃饭。矿山垮了，我们的饭碗就砸了，现在只得得到乡下做零工，修理铁锅铜锁，盘炕砌烟囱，一天挣个三升二升的粮食好糊口。”

“你们受苦啦！”焦昆拿出烟卷来招待爷儿俩，自己也点着了一枝，问：“林大柱还在这里吗？”

苏福顺说：“他还住在后山沟那间小草房里。老林是个老实人，不会活动，矿山不开工，他一点招也没有，愁病了，一病就是好几个月，现在刚好。多亏秋妹能干，要不然就更糟了！”

焦昆听苏福顺提起秋妹，就想起那个总是缠着他，要他讲故事的小姑娘，说：“秋妹能干什么？一个小姑娘。”

“小姑娘？现在是个大姑娘啦！”苏福顺微笑着说。“你算算

看，你离开林家已经六年了，如今她已长成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。”

焦昆点了点头，禁不住地笑了。

苏福顺说：“秋妹真是个好姑娘。她很能干，扛起锄头能种田，放下锄头拿斧子，丢了斧子使针线，白天晚上的干，比一个小伙子都强。”

苏万春说：“秋妹常念叨你，她说她也很想到解放区去。”

焦昆想起在林家时，秋妹当他的面就说过这话，没料到她念念不忘。他又问：“古尚清还在吗？”

“在。”苏福顺说。“国民党在这里的时候，老古上了工，后来跟工头干了一仗，挨刷了，也像我们一样靠下乡做零工糊口。”

焦昆很感兴趣地静静听着他们的介绍，并向他们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，苏家父子向他一一做了介绍。可惜有的人已经去世，许多人都不在矿山了。他们正谈着，先进矿山的侦察员回来报告，说蒋匪军确实在昨天全部撤走了。焦昆立刻命令队伍继续前进。

队伍沿大道前进。苏家父子跟着队伍一起走。在交谈中，焦昆告诉苏福顺：他由林大柱家里走了以后，经历了千辛万苦跑到胶东，在那里参加了八路军。从那以后，他拿起枪，转战在胶东各地。“八一五”光复后，随部队开进东北。三年来，他转战在辽吉两省。昨天攻占了附近县城，团首长知道他熟悉矿山情况，派他带两个连的队伍，进驻孤鹰岭矿。

苏福顺暗暗替焦昆高兴，他死里逃生，现在成了个雄赳赳的解放军干部。他问：“这回解放军走不走啦？”

焦昆肯定地说：“这回不会再走啦！国民党快完蛋了。这几年我们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，现在他们只剩下几个孤立的都市，我们正在包围攻打他们，东北全境解放的日子就来到了！”

“好极啦！”

苏福顺兴奋地瞅瞅队伍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，雄赳赳地



前进。

解放军进驻矿山是第二次了。第一次是在“八一五”光复的时候。八路军在矿山驻守了几个月，那时候矿工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有好感，但有的人担心八路军呆不长；也还有人国民党有些幻想，以为国民党进来就会开矿。不料蒋匪军一进来，就大肆破坏，盗卖器材，敲诈勒索，无所不为。这才使他们受到了教育，幻想破灭了，知道共产党才真正是人民的救星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解放军身上。盘踞在矿山的蒋匪军，昨天上午逃光了，大家就盼解放军快开进来。现在解放军开到了，带队的又是熟人，苏家父子高兴极了！

苏福顺的眼光一会儿看看战士，一会儿又落在焦昆的身上，问：“你呢，你也能在矿山长期呆下去吗？”

焦昆摇摇头说：“不能，我是不能长期在矿山上呆下去的，等矿山主管一来，我们就交给他。我还得去打蒋介石，矿山的事咱管不着。”

苏福顺听焦昆说不能留在矿山，有些遗憾地说：“若是你能呆下去该多么好，你对矿山熟啊！”

焦昆笑着说：“我再熟也没有你们熟，你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将来领导一到，一切都会有很好的安排，你们放心吧！”

苏万春问：“解放军开矿吗？”

焦昆肯定地说：“要开的，不过不是解放军，是人民政府。将来你们要为恢复矿山多出力啊！”

苏福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惨哪，矿山给破坏得不成样子啦。你瞧，厂房都是有墙无盖，变电所全部给毁了，机器丢的丢，毁的毁，连一件完整的也没有了。排水系统不能使用，破碎机遭到严重的损坏，运输线路、机车也完蛋了。”他用手一指，说：“你瞧，办公室和那一片宿舍像什么样子，简直成了一堆堆破砖烂瓦啦！”

焦昆朝苏福顺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那一片破烂不堪的惨象，实在

叫人痛心。

苏福顺继续说：“矿山的工人也都散啦。鬼子刚垮台时，把劳工和‘特殊工人’遣散了。其他的矿工，有家的回家，没家的也到别处去找出路，留下来的就像我们这样人家。我们一大家子，农村没有人，到别处也不容易，只好在这里挨饿受冻，挨到现在，若是矿山再不开工，也得走啦！”

焦昆安慰他说：“你放心，矿山一定要开工。”

队伍来到小镇边，由单行变成四路纵队，雄赳赳地开进镇里。小镇的街道两旁，到处都站满了人。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都来到街头，白发苍苍的老头，衣著褴褛的儿童，连姑娘媳妇都跑出来了。人们看见雄赳赳的队伍开进来，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。

焦昆望着那些矿工弟兄，感到很亲切。人们的热烈情绪，深深使他感动。他理解人们的心情，明白他们对共产党、对解放军抱有很大希望。他想：等到矿山开工就好啦！

部队刚刚住下来，焦昆还没有安顿好，护矿队长就要求见，焦昆让通讯员请他进来。

焦昆见进来的人有四十来岁，矮胖子，黄蜡色的脸膛，贼眉贼眼，胡髭很重，一开口露出二鬼把门的金牙。他从那人的举止动作上看，知道这人不是矿工，不用说，是个把头。但他仍然客气地让座，给他一支烟。

矮胖子接过烟，就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周彪，担任护矿大队长。”接着凑近油灯把烟点着，深深吸了两口说：“官长一路辛苦，来到我们这偏僻的小镇，没啥招待的，实在不过意！”

焦昆没有时间听他闲扯，就说：“我现在很忙，还不能跟你长谈。矿山情况，等将来找时间咱们再详细谈，请你准备一下。如果你有紧要的事就说说。”

周彪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弟兄们要我来请示一下官长，现在能不能开点钱，给些粮食也行。护矿队员们两三个月没有得到钱，大家

都饿着肚子啦！实不相瞒，我家里今天就没米下锅，那些队员就更不用说了。大家都盼望共产党解放军，说是解放军一来就有饭吃，都等着哪！”

周彪说完，两眼盯着焦昆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

焦昆明白周彪的用意，这是有意出难题，心里很恼火。但他思索了一下，站起来说：“好吧，你们要好好护矿，粮食问题我们随后想办法解决。”

周彪走出去后，焦昆在地上踱着步子沉思。在早晨接受进驻矿山的任务时，就料到到了矿山会有许多事要解决；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刚住下就找到头上。他虽然知道周彪是有意给部队为难，但是矿工饿肚子总是实情。他认为要接收矿山，首先就要养活起矿工，粮食是当前的重要问题。可是，现在连部队都没吃的，哪有粮食给矿工呢？他正在沉思，忽听山里传来枪声，便迈步走出去。

仗是在东边深山里打响的。机关枪、步枪响成一片，离矿山很近，在暮色迷蒙的山脊后闪着火光。焦昆望着有些疑惑：据侦察，蒋匪军在昨天就撤到沈阳，矿山附近已没有蒋匪军，为什么还有敌人活动呢？敌人是跟哪个部队打上了呢？他听枪声很激烈，认为需要派队伍去支援和防范，便立刻向身边的通讯员说：“让司号员吹号，队伍马上集合！”

通讯员应了一声，马上去找司号员。

集合号声一响，队伍迅速集合起来。焦昆命令一个连上山布防，他亲自带领一个连，跑步奔赴东山。队伍刚跑出镇郊，东山的枪声稀落了，有二十几个人顺沟膛子急匆匆地向孤鹰岭镇奔来。他们看见了焦昆带的队伍，高兴极了，离老远就喊：

“解放军同志，你们先到矿山啦！”

焦昆看那队人穿的灰衣服，知道他们是地方部队，但他还是警惕地喊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”

“我们是孤鹰岭镇区政府的！”

两股队伍会合到一起，区政府队伍里走出一个人，拿出县政府的公文，问道：“哪位是焦副营长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焦昆伸手接过公文，看了一遍，向那人问：“你是俞区长？”

那人点点头说：“我叫俞立平。县里通知我们说，焦副营长带领队伍进驻矿山，让我们来孤鹰岭镇建立政权。”

焦昆打量一眼俞立平。这人细高个子，瘦瘦的脸膛，眼睛不大，但明亮有神。他穿着一套灰制服，全副武装，风尘仆仆；不用问，这是个饱经战火锻炼的干部。焦昆心里很高兴，说：“区长同志，你们来得好，快把政权建立起来吧。你们方才遇见了国民党军队啦？”

“不是国民党正规军。”俞立平说。“我们方才在东山沟同土匪干了一仗。这股土匪是些逃亡地主、伪宪警和惯匪，有三百多人，头子是金大马棒。”

“金大马棒？”焦昆注视着俞立平问。

俞立平说：“金大马棒是他的绰号，真名叫金海川，原来是矿山的大把头，也是本县的头号大地主。解放了，他逃到沈阳，被国民党委任为本县保安团长。在国民党支持下组成了这股地主武装，活动很猖狂，砸过两三处区政府，对矿山也是个威胁！”

焦昆说：“这人我知道，是个残暴的家伙，血债累累，是矿工的死对头。”

俞立平有些不解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呢？”

焦昆说：“我怎么会不知道他。六年以前我在这里当过矿工，跟他打过交道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啊！”俞立平非常高兴。他觉得矿山有了两连解放军，又有这样的领导，这就有了靠山，可以放心大胆了。他高兴地说：“这太好啦，焦副营长对矿山这样熟悉，一切都好办了，但愿你长期驻在矿山，咱们好为恢复这座矿山共同出力。”

焦昆说：“长期在这里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住一天总要出一天的力。走吧，回镇里吧！”

队伍回到孤鹰岭镇，俞立平随焦昆来到营部。一进门，焦昆就向他说：“区长同志，矿区很重要，又很乱，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你解决哪！”

俞立平说：“焦副营长，咱们共同研究一下吧！”

焦昆请俞立平坐下，说：“矿山破坏得好惨哪！这回解放了，可不能让它再受破坏，我们要很快把它接收过来。别的暂且不说，重要的是粮食。矿工们都在饿肚子，继续流散，这多可惜，我们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！”

“是呀！再不能让矿工们流散了，我们得设法解决。”俞立平摘下挂在身上的盒子枪和挎包，拍拍挎包上的灰尘，微笑着说：“现在我是两手攥空拳，任嘛没有！政府的印章和公文都在挎包里，干部就我这么一个，再就是区小队有二十来个人。再说，农村现在也很苦，附近连续两年遭灾，加上拉锯战争，蒋匪到处抢夺，搞得民不聊生，很难征到粮食，实在困难。矿山属于辽南钢铁公司，他们来人接收就好啦！”

焦昆觉得俞区长的话也是实在的，现在他很难弄到粮食。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不能等待，应该积极想办法。你快向县政府反映，县里也许会弄些粮食来。还可以组织工人搞生产自救，同时要向矿工们展开宣传，安定人心。”

俞立平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我尽量去办！焦副营长，我先去安置一下，明日再谈！”

焦昆送俞立平到门口。随着俞区长远去的身影，焦昆望望山野。夜色苍茫，峭壁悬崖已看不大清楚，只见黑巍巍的峰峦轮廓，孤星在齿状的山巅上闪烁，银河已被云彩遮掩，周围一片寂静。远处传来狗叫声，山谷里发出汪汪回响，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

## 二

清晨,太阳还没升起,群山上空布满浮云,山野里静悄悄的。小镇里没有小贩的叫卖,也没有孩子们的喧闹,只偶尔传来孤零零的雄鸡啼声。不久,失业工人们出动了,他们背着工具、口袋,还有的担着挑筐,三三两两结伙下乡去做零工或做小生意。一群衣著褴褛的孩子,拿着镰刀和绳子,吵吵嚷嚷地上山去砍柴。

焦昆走出屋子,望望荒凉的山野和冷落的小镇,心情很不愉快。他记得:矿山开工的时候,每到清晨,催人下井的汽笛声一阵紧一阵,接着就响起一排开山炮。现在却是一片荒凉,冷冷清清,矿工们不是上山去开矿,而是背着工具下乡去做零工。他想:多咱能响起汽笛声和炮声就好啦!他看见值星的夏连长,就令他把排级以上的干部召集起来,一同上山去看地形。

夏连长应声去了。不大的工夫,全体干部到齐,焦昆带领他们上山。

他们登上山顶,太阳已经很高了。金光在群山中闪耀,山野的一切景物都很清晰。焦昆举起望远镜往西望望,越过几座起伏的丘陵,便是一片辽阔的原野,一马平川,望不到尽头。一座座村庄,像棋子似的点缀在田野里,一条大河穿过村庄奔向天边。他转身往东北望,嘿!山连山,岭连岭,峰峦起伏,蜿蜒连绵。山坡上、峡谷里到处是灌木丛,不时出现一片树林。弯弯曲曲的道路,好像小蛇一样盘着山岭钻进树林。散布在山沟里的村庄,有的藏在大树下,有的紧挨石壁,只能看见小小的屋顶,许多地方只能看见升起的炊烟。

这一带确实适于土匪活动,进而可毁矿山,切断铁路线;退而

可潜入深山隐藏。若是山村里的居民不发动起来，土匪就不易剿灭。焦昆望了一阵，放下望远镜，向几个连排干部说：“据俞区长说，金大马棒纠合了三百多个匪徒在这一带山区活动。这些匪徒里有的是逃亡地主，有的是伪宪警，也有些是惯匪。这些家伙很狡猾、顽固。另外还应该看到，沈阳还有几十万匪军，也可能窜犯矿山。蒋匪在东北全部垮台，必然要留下许多特务潜伏下来，对付这些敌人不是件简单事。”

夏连长跟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光，问：“焦副营长，我们真的要长期驻守矿山吗？”

焦昆说：“我们驻守一天就要负责一天，一定要研究好敌情，布好防，绝对不许麻痹！”说完又举起望远镜观察地形。最后，制订了一个布防方案。

连排长们向山下走去。焦昆留在后边，居高临下，望着各处，望见那些熟悉的景物，唤起了一些回忆，但多是辛酸的。他沿着岗梁向东走一阵，往后山沟里望望，看见在山谷里有几座小房，靠北头一棵大柳树下就是林大柱的家。六年来没有变，仍然是矮小的草房，不过有些歪斜了。他望着小草房，禁不住想起六年前打金大马棒的事。那天晚上，风雪交加，凑巧在黑石沟遇见金大马棒，他看四处无人，一棒把金大马棒打倒在地。他正想结果那个恶魔的性命，忽然有几个矿警赶来，只得扔下棒子往山上跑。矿警向他开枪了，他刚跑到岗梁，腿上中了一弹。他顾不得伤痛，咬着牙继续奔跑，跑到山坡就摔倒了，连滚带爬来到林大柱的门前。林大柱开门一看是他，忙扶进屋子里把他藏起来。林大柱不顾敌人搜索，留他在家里养了半月伤。为了防止意外，没等伤口全好他就离开了林家。

一路上，焦昆正回想着林家一家人对自己的关怀照顾情景，看见山路上走来一个姑娘。她挎着一个篮子，边走边唱着《红缨枪之歌》，当她看见岗梁上有一个军人，迟迟疑疑地不想往前走了。焦

昆听她唱的歌,猜到她是林秋妹,便大声试着问:“同志,林大柱还在这山下住吗?”

姑娘闻声便站下来,惊异地望着他。

焦昆看她站下来,认定她准是秋妹,便向前走去。稍近,他看清了,那不是她是谁,还是梳着一条粗辫子,还是额前留着刘海。由于头发遮了前额,脸蛋儿显得圆圆的,眨着一双乌亮的大眼睛,那么惊讶地望着自己。真是女大十八变,六年没见她就长得这么高,成了大姑娘了。他亲热地说:“秋妹,你的个子长高啦。”

林秋妹仍然惊异地打量着他,还没有认出他是谁。

焦昆走到她的跟前,微笑着说:“你怎么愣住啦,连我都不认识了么?”

林秋妹终于认出来了,惊喜地往前走了两步,说:“你是焦大哥!哎呀,你这是从哪儿来的,真没有想到!”

焦昆哈哈大笑,说:“怪不得你不往前走了,我这个挎盒子枪的大兵,惹你怕了吧?”

林秋妹腼腆地笑了,脸上浮起一层红晕。她说:“哪里会想到是你,你变得这样威武,若不是你先说话,我可真不敢认你。”

焦昆说:“你的变化也不小,长了这么高,出落得成了大姑娘了。”

林秋妹笑笑,不禁低头瞅瞅自己的身材,她好像今天才发现自己长高了。

焦昆问:“你爸爸在家吗?”

“他在家。昨晚他听说解放军进了矿山,高兴极了。我临走时,他说他一会儿准备过岭去。”林秋妹说,“自从你走以后,我爸和我妈一直挂在心上,怕你给日本鬼子抓去,怕你的伤口再犯,怕你有个好歹。过了一年又一年,总是没得着一个信。他们要知道你回来了,不知该怎样高兴呢!”

焦昆听了秋妹的话,感动地说:“这几年你们受苦了!听说你



爸爸病了好几个月，现在他好利索了吗？”

“他刚好。”林秋妹把她爸爸这几年的经历向焦昆讲了一遍。问：“焦大哥，矿山招人的时候，还能不能要我爸爸啦？”

焦昆肯定地说：“能要！你们的苦日子有头了，矿山一开工，不单你爸爸可以上工，连你也可以上工！”

林秋妹惊异地问：“我也能上工？”

“能！”焦昆说，“而且还要跟男工一样同工同酬，女的不会再受歧视了。”

林秋妹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满面春风，两眼闪闪生光。她邀请焦昆到她家，焦昆正准备去看林大柱，便随她一起下岭。

焦昆和林秋妹快到林家门口时，见门上挂着一面红旗。林秋妹告诉他，这是在“八一五”刚解放、八路军进驻矿山时，爸爸让她做的红旗。国民党来到矿山后，就把红旗藏起来，昨天听说解放军开进矿山，又拿出来挂上。焦昆听着，感兴趣地望望那面红旗，红旗迎风飘扬，好像向他致意。

这时，小院里走出一个人，走到门口发现了他们，便站在门口出奇地望着。

林秋妹离老远就嚷：“爸爸，你看谁来啦！”

林大柱迎前几步，睁大两眼打量着这位英武的军人。稍近，他认出来了，激动地喊了一声，奔上前一把攥住焦昆的手说：“是你，真想不到！”

焦昆见林大柱瘦了，嘴边有一把不加修饰的胡子，但精神很好，两眼闪着兴奋的光彩。他说：“昨天我就想来看你，没得空。你的病全好啦？”

“好了！看见你真让人高兴。”林大柱看见老伴迎了出来，就说：“秋妹她妈，你成天叨叨咕咕，怕这怕那，我说焦昆是条硬汉，一定能闯过那些鬼门关。你看，这不是焦昆来啦！”

林大婶惊讶地站在院当央，激动得两眼挂着泪花。她说：“别